

闲情偶寄

擦肩而过的美石

陈云

印章石,简称印石,顾名思义,是能刻印章的质地致密的玉石,硬度较低,一般在3度之内。优质印石质地细腻,易于受刀,驱刀如使笔,尽得笔墨情趣,加之印石长久摩挲把玩,精气内敛,英华外发,色相诱人,因而深得古今文人喜爱。如果说,诗文字画是文人墨客们安顿性情的理想场所,那么,印石赏玩就是文人们慰藉艺术气息的休闲憩园。

近年来,喜欢上印石的人越来越多,上品印石的价格也逐年递增,印石的投资效应逐渐凸显,加之印石被不少爱好者当作高档礼品赠送亲朋好友,人们对一些品种典型、色泽靓丽、雕钮精致的印石趋之若鹜。

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受:总有那么几首歌,平日里悄无声息地停驻在每个人心灵角落,到了某一特定时刻,蓦然听到这些熟悉旋律,就如触动了心灵的扳机,当时的境况、当时的际遇瞬间异常清晰地闪现眼前,叫人浮想联翩,动容不已,动情处甚至潸然泪下;同样,对一个印石爱好者来说,玩石多年,也总会有那么几方印石,因为种种机缘不巧,得而复失,擦肩而过,事后却长久留存记忆空间,时时牵挂,难以忘怀。

我最早接触印石是在1990年,二十多年来经过我手的印石已有六位数之多,其中至少有这么两方印

石,一直以来让我魂牵梦系,难以释怀。

一方印石名叫“青田红花水藓”,俗称水草花。

2003年9月的一天,朋友胡君从几十公里外的驻地驱车来到我的办公室,给我带来了几方青田石,其中一方就是“青田红花水藓”印石。当时我接触印石并不多,对青田石的了解比较肤浅,看这方“红花水藓”印石比较特别,就花200元买下了。

大约两个多月后,我对它失去了好感,在《易趣》网上以280元让给了山东的沈君。之后,随着对青田石了解的不断深入,经手的青田花色类印石与日俱增,但水草花这一品种再没见过比那方“红花水藓”更漂亮的了。半年后,我按捺不住对“红花水藓”的惦记,打电话与沈君商议回购,在取得沈君同意后,以500元将这方“红花水藓”重新买回。

许是我对这方“红花水藓”印石的缘分还没有到,重新做它的主人后不到一年,我将这方“红花水藓”图片发给上海的石友林君欣赏,其时难免有一丝炫耀的成分,林君偏偏一眼看中了它,执意要我将它割让给他。我竟然没作过多的考虑,就让它了出去。

三四年后,我在整理青田石图谱时,发现自己经手过的几千方青田石中,再没有出现过第二方类似

的“红花水藓”:水藓花如此逼真,奇异地长在红黄相间的天地中,小小一方印石有红、黄、蓝、黑四种颜色同时集聚,方寸之间巧妙融于自然,从中似乎看得见四季,梦得着彩虹,伴花鸟虫草,闻渔歌鸟鸣……“红花水藓”印石自此成了我一桩念念不忘、得而复失的憾事。

还有一方是浙江仙居龙钮玻璃冻印石。

仙居石产于浙江省仙居县东南30多公里处的朱溪区大洪村,故又名“大洪石”。约在民国时始开采,当时一般用作耐火材料。二十世纪70年代后,才将其广泛应用于工艺雕刻和篆刻材料。该品种以灰为主色调,有紫灰、紫黑、黄色、青灰、朱红等,仙居石石质细腻、稍韧、略软,光泽很强,而其中的玻璃冻最为名贵。因其产量稀少,对其了解的人不多,市面上常有人将其充作寿山高山晶出售,颇能博得印石爱好者的青睐。

2003年农历大雪时节,有一石友因故急需用钱,将一批收藏已久的印石低价出手,其中就有这方“仙居龙钮玻璃冻”印石,我见其中有几方不错的好章,倾囊购得,实属幸运。

这方印石的最为出彩处就是印钮部分,雕刻形制饱满圆润,用圆雕技法刻画出龙首造型,线条挺拔流畅,设计灵动,神态细微,雕工精湛,石质晶莹剔透,冰清玉洁,

如脂如膏,入手使人心荡神怡,堪称精美绝伦,令人啧啧赞叹作者的鬼斧神工。

遗憾的是我还是没能好好把握住它,只做了它半年的主人。2004年上半年,因看中一方价逾万方的青田夹青冻小雕件,便以1100元易手他人。有道是:失去后才知它的珍贵,等我回过神来想再要与它延续人石情缘,却已不易,虽出以两到三倍之高价回购,对方终究未能割舍。

之后的数年,我托遍了所有熟悉的、半熟的、甚至仅有一面之交的石商,却再没见过如此品质的仙居冻印石。虽然有不少机会拿到不少不错的仙居冻石,有几乎全通透的,也有上白、中透、下黑的,还有半透半不透的,但因为有了先前那方龙钮玻璃冻印石先入为主的印象,都没有太上心。龙钮仙居玻璃冻印石竟成了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,它时时提醒我,除非万不得已,每当想出让一方珍藏印石时,先要考虑清楚,以后还能不能够得到它?

收藏界名人马未都先生有句名言:“过我眼,即我有”,意思就是天下宝物买不尽,这个东西我看过了,就拥有过了。

我很欣赏马先生“过我眼,即我有”的境界,这个东西我看过了,就拥有过了。拥有了什么呢?知识、快乐,还有赏心悦目。况且这么安慰自己吧。

人在旅途

在日内瓦湖畔

王静

去瑞士日内瓦旅游,因为那儿是法语区,有读法语专业的儿子作陪,所以自由行并没有语言障碍。

日内瓦有不少国际性组织机构,诸如劳工组织、卫生组织、“WTO”总部位于洛桑路154号,坐1路公交车,终点站直达正大门。

那是个雪后的晴天,阳光若隐若现。抵154号院,地面角落残雪尚存。154号院有门警站岗,但门警并没有盘问我们的出入。WTO总部主体是幢长条形建筑,大楼门前两侧各置一尊女子雕像,女人手中怀抱孩子和鸽子。那幢大楼将154号分隔成前后两院,前院空旷,后院幽静。绕过大楼,曲径通幽,绿叶扶疏,柳暗花明处,后院兀现眼前——后院的边缘就是日内瓦湖。

日内瓦湖又称莱芒湖,形似新月,面积有500多平方公里。它六成在瑞士,四成在法国,是中欧第二大淡水湖。伫立湖畔,近看湖水远看山,蓝天、白云、阳光、飞鸟,构成一幅极美的湖光山色图。云的飘浮,水的灵动,飞鸟的闯入,让定格画面瞬息而成变幻的动漫。湖对岸的阿尔卑斯山,群峰巍峨,山顶的皑皑白雪,在太阳的反射下晶莹闪亮,仿佛山峦就在湖的对岸。我们怦然心动,询问路人去山峰的行走路线。路人告知,那是勃朗峰,乘车需要二三个小时。什么,分明就在对岸,怎么会是这么遥远?想来是纯净的空气缩短我们与勃朗峰的距离,欺骗了我们的眼睛。巴尔扎克说日内瓦湖是“爱情的同义词”,不知是缘于湖水的蓝,还是天水一色的美。

光阴记

艾香悠悠

陈惠琴

50年春,我出生在宁波江北岸一个叫作“三德坊”的地方,家中一贫如洗,拉黄包车的父亲失业了,爷爷奶奶和妈妈都没有工作。奶奶靠东借西凑买些柴米,妈妈则常去菜市场捡菜叶。迫于生计,51年初合家响应政府的号召,转到慈溪三北务农。初到农村,地陌人生,又无经济来源,生活维艰自不消说。父辈们天天“脚娘肚当米缸”,吃了上顿断下顿;农活之余,起早摸黑上山落海,硬是靠勤奋勤快养活自己。倚山的村子离海五公里,母亲说,当时在杂草丛生的海塘上,到处都是丛丛簇簇的真艾,于是父亲捉鱼母亲挑艾,采集自然资源村口粮。一大田艾青背回家,奶奶就去向人借来半碗大米,磨成米粉。掺揉在艾叶中借其黏性,做成一大堆艾饼码在箩架上,搁于尺八罐内蒸熟后,就是合家四五口人的两三天食粮。妈说这种纯艾制品吃时只有艾香没有米气,可谓名副其实的野菜麦果、绿色食品。

当时的燃料,很大一部分也是艾柴。父母把附近荒丘上没人高的野艾(艾蒿)研来晒干,烧煮艾饼。现在想来,这倒与“煮豆燃豆其,豆在釜中泣,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在青黄不接、生计无着的困苦岁月,是自然界给予恩赐,是野生植物艾青救济了我们。

也许是对艾格外亲切之故吧,在我儿时,每当清明时节,奶奶总要拗来些艾条柳梢,连同山花小草插在我的发髻上,说是“清明戴杨柳,下世有娘舅;清明戴艾,下世有娘;清明戴艾,下世有甘……”这“有甘”是指人生有依靠。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花草草中,说得很有诗情画意的。父辈的勤劳勤俭逐步改善了

诗画印象



梅花图

叶炜/摄影 原杰/配诗

梅是我的乡下小妹
随意长在田头屋角
她好奇地从严寒中探出身来
破旧的院墙篱芭
挡不住那一怀蓬勃
亮丽

乡下的梅喜欢聚在一起窃窃私语
清风徐来
更多的时候则相视无言
任艳阳下的蜂
用研磨了整整一冬的爪
点破甜蜜的心事

现在 一片远来的雾围住了梅林
用全部的洁白飘逸编织
逼人的婀娜多姿
温暖人间
那繁星般璀璨的花
睁成一朵朵热烈动人的诗

家事絮语

爱在唠叨中

陈巨国

我老伴最大的特点,就是爱唠叨。唠叨起来没完没了,唠得你心烦意乱,叨得你六神无主。可以这么说,我们结婚四十年,她就唠叨了四十年,看样子,今后还得继续唠叨下去。

每天清晨,一起床,老伴就唠叨开了:“被子不能马上叠,要里向外翻,让里面一夜的浊气放完了再叠。”刷牙了,她又唠叨:“刷牙要用温水,牙刷已用多久了?一个月要换一次,牙刷不能倒头放,否则,容易滋生细菌。”

老伴的唠叨让我耳朵起了厚厚一层茧,还常常使我陷入尴尬狼狈的窘境。有次老同学久别重逢,免不了一顿小聚。原本烟酒不沾的我,在老同学“搞一支”“喝一杯”的劝诱下,破例叨起了烟,喝起了酒。就在我们推杯换盏、吞云

吐雾时,老伴突然出现,一见我这模样就唠叨起来:“看你,像什么样子?!不懂烟酒会伤人的道理?”不容我分说,她一把夺过香烟丢在地上用脚踩灭。老伴突如其来的一搅局,弄得老同学们面面相觑,不知所措。我更是觉得面颜扫地,恨不得立马钻进地洞里去。

为了应对老伴的唠叨,我曾尝试过多种破解的方法。

起初,我采取“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”的方法,与老伴来个硬碰硬。她唠叨一句,我就对抗一句:“你当我是三岁小孩,任你教训?我懂的比你多着呢。”“我还不是为了你好,不识抬举。”老伴委屈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在你一言我一语中,火药味越来越重。然而,每当夜深人静时,想想老伴唠叨的点点滴滴,觉得没一丝恶意,还透着些许的关爱呢。想到这里,我释然了,何必非要弄个你死我活呢?为了家庭的和谐,我选择了另一种方

法——沉默。以后不管老伴如何唠叨,我一般是左耳进右耳出,不理不睬。可这个方法没实行几天,老伴就扛不住了:“这是家庭冷暴力,比暴力还暴力。”这也不行,那也不行,思来想去,最后决定来个表面顺从的软办法。她说早晨空腹喝水好,我说是的,效果特别好。她说出门走路要走人行道,我说的对,走人行道安全。有时候,她刚说了上句,我就接上了下半句,老伴听了哈哈大笑:“就你油嘴滑舌的,记牢了,就要切实做到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对老伴唠叨的理解日益加深,我有种进入王国维所言的人生顿悟境界的感觉:“众里寻她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一天,朋友送来越剧票,邀请我这个戏迷去逸夫剧场看赵志刚主演的《沙漠王子》。吃过晚饭准备出发时,老伴挡在门口非要我带上一只鼓鼓囊囊

的布袋子,说里面有一件两用衫和一把雨伞。“带这些干什么呀?”我不解地问,老伴说:“我早听过气象预报了,说晚上要变天,有雨,有冷空气来。这两件必须带上。”我抬头看天,清灰色的天空深邃而辽远,西边还有一抹隐约可见的橘黄色,哪有半点下雨的迹象呢?“气象预报也有报错的时候,不用带了。”“必须带上,又不是什么重的东西。”老伴的话斩钉截铁,不容置疑。

看完演出剧院散场时,天空真的淅淅沥沥下起雨来,气温也一下子冷了许多。没带雨具的朋友,望着漫天雨丝,怨声载道:“这个鬼天气,怎么说变就变呀。”而我呢,当着朋友们的面,不慌不忙地穿好羽绒背心,撑开雨伞,优哉游哉,缓步走向远处的公交车站。背后,我分明感觉到朋友们投来的羡慕目光。这时,我的那份得意,那份温暖,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。